

这幅重阳雅集中

宁·艺术

有一位宁波人

厉鹗像



叶芳林、方士庶《九日行庵文宴图》。

岁岁重阳，今又重阳。

重阳，是个独特的节日。正值秋季，碧云天，黄花地，不是春光胜似春光。不仅风景宜人，此刻还是收获的季节。春种一粒粟，秋收万颗子，一派丰收在望。

重阳，在中国人心中，承载着多重文化内涵。这是敬老的季节，也是思念亲人的季节，在这一天，王维说，每逢佳节倍思亲。这还是一个登高的季节，人们相信，只要攀上山巅，就能望见远方的亲人。

重阳，又是一个文艺的季节。文人赋诗，画家作画。

282年前的重阳节，十六位文人，在扬州一处名为“行庵”的私家园林，举行了一场雅集。其中的两位——叶芳林和方士庶，共同创作了一幅《九日行庵文宴图》，记录雅集盛况。这十六人中，有一位宁波人，他叫厉鹗。

1

为这场重阳雅集撰写图记

中国历代文人，鲜有不追求风雅的。每逢重要的日子，志同道合者便会常会聚在一起，饮酒、抚琴、吟诗、赋词、写字、作画，留下名篇佳构。

东晋永和九年(353)上巳日，王羲之、谢安等四十余人，在会稽山阴的兰亭集会，曲水流觞间，“天下第一行书”《兰亭序》横空出世。

北宋元丰年间，苏轼、米芾等十六位文人在驸马王诜的西园聚会，事后，白描大师李公麟画下《西园雅集图》。

元至正年间，苏州名士顾仲瑛家的玉山，连续举办十余场雅集，杨维桢、黄公望、倪瓒等一百四十余人，皆为座上宾。画家张渥作《玉山雅集图》，书法家杨维桢题词，诗集《草堂雅集》出版。

明弘治十二年(1499)，户部尚书周经(阳曲人)、吏部尚书屠滂(宁波人)、都察院御史倪钟(菏泽人)同值六十大寿，十余位文人同僚来到周经私邸“竹园”置酒庆贺，席间诗歌互答，被称为“大吕”和“小吕”的两位宫廷画家——宁波人吕纪和丽水人吕文英联手画下《竹园寿集图》，成就一段佳话。

清乾隆八年(1743)九月初九，重阳节，扬州盐商马曰琯、马曰璐兄弟邀请十四位文人雅士，在其私家花园“行庵”举行诗会。画家叶芳林和方士庶应邀参加。受主人之托，画下这场雅集的盛况。

擅长人物画的叶芳林历时一个月，把参加集会诗人的图像画在一张长卷上。擅长山水画的方士庶补绘山石树木、亭台蕉竹。在写实主义风格的画笔下，江南园林之间，众位诗人在一起抚琴、赏画、论诗、品茗，神态松弛又栩栩如生。

受邀者中，包括宁波慈溪人厉鹗(画中右四)，他撰写了《九日行庵文宴图记》，详尽记录了这场雅集的情况，被附在画后，成为该画卷的一个重要部分。

2

两位名家联手绘成文宴图

《九日行庵文宴图》，叶芳林、方士庶合绘，绢本设色，纵32.4厘米，横201.2厘米，现藏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，入编《中国历代绘画大系之清画全集》。

全画共二十二个人物，其中十六人为马曰琯、马曰璐兄弟及其邀请的十四位文士，另外六人为书僮。左五为行庵主人马曰琯，正在打开一幅画像，为“明四家”之一仇英绘制的陶渊明像。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，是中国历代众多文人的精神导师，也是这场重阳雅集参与者共同的偶像。

当日雅集的主题，是“尘世难逢开口笑，菊花须插满头归”，为唐代杜牧七律《九日齐山登高》中的一句。该诗写于重阳节，为杜牧安抚友人张祜的失意情绪而作，以看破一切的旷达乃至颓废，来排遣人生多忧、生死无常的悲哀。

画中的十六位文人，或坐或立，有人写诗，有人赏画，有人抚琴，有人清谈。位于右四的厉鹗，是画面的焦点之一，正盘腿坐于椅上，欣赏刚刚写成的诗作，露出自得的微笑。他的身体，倚靠着一个几案，案上有一炉、一壶、四个杯子，一只瓶中插着菊花。宋人周敦颐说，“晋陶渊明独爱菊”，《九日行庵文宴图》将象征陶渊明精神的菊花置于厉鹗身旁，足见他在这场雅集中的分量之重。

这幅画的作者之一叶芳林，苏州吴县人，生卒年不详，以人物肖像画闻名。创作中尤其注重神态刻画，《九日行庵文宴图》是其重要的代表作。此外，他也常与其他山水画家合作完成全景式画卷，形成“人物肖像+园林造境”的独特艺术语言。叶芳林活跃于清代徽商文化鼎盛时期，也接受过扬州盐商对其艺术的赞助，他的作品反映了商业资本推动文化繁荣的时代特征。

为此图补景的方士庶(1692-1751)，徽州歙县人，清中期扬州画坛代表画家。他师从娄东派黄鼎，通过大量临摹五代至明清名家作品，融会南北宗风格，积淀深厚功力，晚期在笔墨意境上达到高峰。其山水画苍秀灵动、气势跌宕，被誉为“王原祁后第一大手笔”，兼善花鸟、书法。著有《环山诗抄》《天慵庵笔记》。

3

厉鹗与全祖望是一生知己

这幅重阳雅集图的主角之一厉鹗(1692-1752)，诗人、学者，出生于杭州，其先世祖居慈溪。这一点，和清初诗人高士奇有相似之处。高士奇也是祖籍慈溪，后入籍杭州。

厉鹗成名后，为了纪念其祖居地慈溪，以四明山的“樊榭”命名书斋，并著成《樊榭山房集》二十卷，流传后世。

厉鹗一生颇具传奇色彩。他是西周姜子牙的后裔，然而少时家境极度贫困，年幼丧父，与兄长相依为命，其兄曾“卖淡巴菰叶(烟叶)以养之”。

二十八岁那年，厉鹗乡试中举。但之后进京参加进士和“博学鸿词”考试，全部落榜，从此，终身未仕。不过，他的诗名在当时朝野均获认可，坊间流传“凡有笔墨摆处，即能歌鸛诗”，令人想起“凡有井水饮处，皆能歌柳词”的北宋大词人柳永。

厉鹗赴京科考途经天津时，应旧友查为仁邀请，编撰了周密的《绝妙好词笺》，这也为他赢得了声誉。他的诗论与胡天游的文章、全祖望的考证并驾齐驱，备受时人推崇。

回到江南的厉鹗，为诗而诗，“尝曳步缓行，仰天摇首，虽在衢巷，时见吟咏”。

厉鹗一生，有一个至交，就是著名史学家、鄞县(今海曙区洞桥镇沙港村)人全祖望(1705-1755)。惺惺相惜的两人，在诗词的韵律中找到了共鸣。如同俞伯牙与钟子期，成为一生的知己。

雍正年间，一次诗歌唱酬中，全祖望写下《月夜唐栖舟中和樊榭韵》，与好友展开一场深情对话：“霜花霜叶环江城，夜明如昼送我行。生民水旱大可念，故人出处尤关情。三千卷书压舱重，五十里水听橹清。东方渐白残梦醒，荒鸡似为客子迎。”既体现了“哀民生之多艰”的社会责任感，亦流露出与好友厉鹗的深厚友谊。

厉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，雍正九年(1731)，浙江总督李卫奉敕修《浙江通志》。厉鹗、杭世骏等受聘担任分修。在他们的努力下，三年后，《浙江通志》完成。

扬州这场重阳雅集的时间，在厉鹗去世前九年，此时他客居淮扬。经济上的局促和书籍的贫乏，一度使他陷于困顿。所幸，富甲一方的盐商马曰琯兄弟向他伸出援手，他在马曰琯藏书丰富的“小玲珑山馆”潜心研读，在诗话、说部、山经、地志等广泛领域引经据典，编成了《宋诗纪事》一百卷和《南宋院画录》八卷。此外，他还著有《辽史拾遗》《秋林琴雅》《东城杂记》《湖船录》等，体现了博学的考据风格。

正因为有如此丰富的著作和崇高的学术地位，在《九日行庵文宴图》中，厉鹗能够占据C位，也就不难理解了。

记者 楼世宇